

#815.1

400

黄海风涛



黃海風濤

諸君試擷東亞地圖。其危然凸出於黃海之中作野馬昂首狀者。非輿地家之所謂山東半島耶。其一端纖而銳。爲其鼻端。聳刺天有若長嘶悲鳴焉者。非所謂山東角耶。由斯而上。威海衛烟台在焉。由斯而下。榮城文登在焉。是皆爲其齧齧。中亘崑崙鉅齒。（兩山名）則其嚼勒也。山南山北。猶下齧之與上齧。一張一翕。宜若可以相通。然而人民文野之程。有若天壤。太平洋歐化之潮流。滔滔焉轉折而入渤海之灣。一若惟上齧是灌。遇嚼勒而還。不漏之於下齧也。是馬之嚼勒。上窺烟台。下瞰文登。縮二處之轂以通行旅。然

崎嶇嶒嶸。頗不易行。若原鐵之未加以煅煉者然。故凡肩荷背負者。寧繞他道以避之。然則文化之不進。殆交通之不便。有以致之。或曰是馬於二千年前曾昂首奮鬣。有一日千里之概。自周公孔子而後。世無伯樂。蓋駿骨僅存矣。馬之頰下。當靖海之灣。其地爲文登南鄉。無大風。無大波。處下齟之民。皆業漁。蓋是地實天賜之以一漁港也。每當夕陽西落。翹首望之。則必見海平線上形如黑葉。接續而現。滿儲海味。載歌以歸。及至紅日一竿。霞采滿天。則又爭掛帆牽篷。乘曉風踏晴浪而去。

漁舟之去。必有兩人者送之。漁舟之來。又必有兩人者迎之。隨波上落。如相周旋。款乃有聲。如相慰藉。漁舟之於二人。亦

戀戀有故人意。二人之狀況若何。一爲斑白之叟。一爲弱冠少年也。

此二人者。不知所謂風。不知所謂雨。風雨狂驟。漁夫或不出。惟二人則不爽。其來有時。其去有時。其來也必在漁夫未出發前。其去也必在漁夫既出發後。

距海岸五百步。一莊園在焉。二人行至是。卽破扉逕入。莊之廣袤可數畝。牆屋不畫。棟梁不雕。處處作黝暗色。蓋此屋年齡已臻乎上壽矣。

屋之建築絕古。舉手可以觸簷瓦。蓋所以防海風之動搖也。中有一臺。特矗立而高聳。較之餘屋。猶尋常住宅之於天文臺。然當築此臺時。彼歐西之天文臺。尙未胎胚也。

考此臺之創始。尙在此老人五世以上之先祖。由其子若孫相傳以至老人。今老人復將傳之其子焉。而此臺之形式。曾未稍變。

彼先祖之築此臺也。爲欲望見其海濱之漁船也。漁夫不能人具一艇。則貸以舟而科其金。而餘艇之泊於海濱者。不能鎮日守之也。於是一登此巔。凡波濤之險夷。帆影之出沒。並艇上之鐵索巨錨。莫得遁焉。此法傳之至今。亦未稍變。

以上種種以事理推之。老人者。蓋一善於保守者也。彼之每早必赴海濱。亦得於先祖訓言。先祖之言曰。勿見火光。勿見日光。凡事必躬親。勿見火光者。謂未晚卽宜睡。勿見日光者。謂未曉卽宜起也。故彼屋入夜。終年黑暗沉沉。然彼非終不

見火光也。彼之火光。不見之於己晚。而見之於將曉。將曉之時。老人無論如何。已先家人而起。於是家人舉起燈火齊明。彼父子則偕來海濱。以踐其事。必躬親之祖訓。時則海濱衆聲嘈雜。若已成市。或理其纜。罟。筐。或整其刀。叉。鈎。箭。或修其櫓。柁。檣。桅。或炊。或飲。集於一時。殘燈不滅。尙閃閃作繁星。見老人來。則齊聲呼曰財主。於是咸知解纜之時近矣。

老人之稱財主。亦其先祖所傳與之者。自衆漁夫呼其先祖爲財主。於是呼其祖曰財主。呼其父亦曰財主。浸假呼其子亦將曰財主焉。實則老人之名曰白和樂。世代爲其地首屈一指之富翁。財主之稱。名實相副。故沿襲不替云。

人或謂老人歷代在此海濱上所得之金錢。已可造一高厚長闊各四尺之金屋。然人之至老人之室者。永永無由見其寸金尺寶。使外來之客見之。雖謂其不名一錢可也。因有疑其窖金於望臺之下者。又有謂其沉金於井底者。然老人則殊坦然。聞人言付之一笑而已。

老人衣布素食藜藿。有時亦御文繡。然其衣式其材料。卽大索之通國綢莊。皆不可復得。蓋猶是百年前物也。世尙儉德。故什襲不敝。凡錦藻之已成爲歷史者。彼保存之惟恐其墮焉。

入老人之臥室。則見其壁間上多懸弓矢函盾之屬。儼然入百年前之武庫。問此等武器之由來。則其先祖嚴防海賊而

置。當時卽募有數勇夫以自衛。今其子孫也自衛之。而保守如故。世界之考古家聞吾言。將挾重金踵門求之以爲博物院之陳列品乎。

老人除菽粟魚鹽之外。可以無求於世。亦自菽粟魚鹽之外。無一現世之物在其心中目中。以彼未嘗需。故卒未嘗過問也。

老人旣無一不秉承先祖。顧其先祖又有一特出之遺風焉。則懼內是也。老人對此尤纘守維謹。凡其夫人之一言一動。不啻視之若天神。相處四十年。從無有一事敢違之者。老人最吝。獨於其妻則不吝。卽其妻有時欲不吝於他人。彼亦卽從而吝於他人。

然其妻固亦可人。所以能降服其夫。亦不類世之燕脂虎。不作世之獅子吼。蓋純由愛情而來者。於愛情綿密中。若視其夫有一毫差忒。則以闔威陵之。此非其妻之特性也。其祖傳之門楣如此耳。

夫人往昔卵翼其父母之腋下。固嘗受書於塾師。其父母亦曾以不憤男兒視此掌珠者。自來白氏。見白氏所藏之書。皆其齠齡所已誦。惟佛經若干卷。爲生平未見。經爲老人最初祖所遺。蠹痕如篆。若爲骨董家所得。必珍之如秦漢石刻無疑。

夫人於長日無聊之餘好之。漸卽流爲迷信。持長齋。不茹葷酒。瓣香盂水。供寸六金身。喃喃誦大慈大悲不已。老人於海

畔歸來之後。亦膜拜頂禮。以佞佛爲媚內之具焉。

自此夫婦二人以迷信佛教故。遂并世俗所有之迷信。悉從而迷信之。某日吉。某日凶。某日宜忌。一一默記於心。屆日則遵之。惟恐不謹。於是束他書不觀。惟每歲之時憲書。則視若魚鹽菽粟焉。二人識字之用。如是而已。

一日爲去年某日。老人命其匠工魯斧赴市覓時憲書。老人所畜之匠工以十數。而此其最信任者也。魯斧持書歸。見中有星期日字樣。老人謂吾從未見有此。卽求之。吾先祖時之遺本亦無此。乃求解於其夫人。夫人略一玩索。卽曰得矣。此北斗中七星之值期。凡至此日。宜於晨起燃燈七盞。以禮北斗。古人所以有七星燈之稱也。噫嘻。讀者勿笑夫人之愚。以

夫人處此境地而有此妙解。不可謂非靈心慧舌矣。此琅琅然明決之詞。出諸香口。已覺可喜。况以老人之先天。富於崇拜夫人之性質。諦聽之下。不但不訝時憲書之創見。而轉深恨歷來時憲書之缺略不完。視此冊不啻三墳五典之復見於世焉。每至星期。則一一行之如夫人言。次年卽辛亥也。在例每屆仲冬之月。則置其下年之時憲書。老人仍命魯斧往覓。以去年所覓之特別也。呼而面獎其能。囑之曰。必仍如去年之有星期日者。魯斧不知所以受寵而驚。念我去年並未加以擇別。不審何來此獎。此回能保此獎否。反惴惴不可必。姑出而索乎市肆。且告之故。肆夥曰。均刊有星期日也。一而已。寧有擇乎。魯斧大喜。急歸呈其主人。老

人舉目矚之。則封面豁然呈新曆本三字。不名曰時憲書矣。老人曰。我常聞之鄉董。今天下新法盛行。此新字蓋卽新法之意也。乃受而視之。又見有四字。曰中華民國。老人錯愕。然亦不在意。乃又見一行。曰黃帝紀元四千六百十年。則立擲其書。斥魯斧曰。吾欲時憲書。汝乃買洋人教會中之書來耶。趣易之。魯斧惶愧。謂更無他種。老人歎曰。已矣乎。且待之。恐此時時憲書尙未頒發也。於是火其書。曰毋令洋人之毒。染及我兒。

考老人之所以恨洋人者。亦自有故。距今二十年。老人曾爲追一漁夫租金之故。舉一破天荒之遠游。此破天荒之遠游。卽離家百里之烟台是也。老人之至烟台也。卽取道崑崙峯鉅

齒兩山間之山谷。老人飄然一身。輕而易舉。故趨此有若終南之捷。不謂此漁夫先本受洗耶教。至此已逃入教堂。恃洋人爲護符。此漁夫先此本皈依外道者。然老人當時不知何者爲教會。並不識何者爲洋人。故直入而不辭。既入之後。則所謂漁夫者不可見。乃見一旣碩且長碧眼虬鬚之怪人。岸然提手杖。作欲扑勢。若懲其無因至此。將治以行竊之罪者。老人自離母胎。未嘗遇此。亦未嘗夢想及此。在此一震之下。不覺狂奔循故道而歸。歸後問之當地鄉董。方知此怪形者。卽名洋人。氣憤幾死。

老人由是一憤。始知天下有所謂洋人。天下之人。不僅我祖宗伯叔昆弟親戚鄰右等也。又其至烟台也。目覩口不能名。

耳不能辨。心不能識。光怪陸離神摹鬼工之諸物。始知天下又有所謂洋貨。不僅我田所產野所茁。紡績繡織之所出。推斲斧斤之所成等也。回憶此漁夫未逃之先。日日過從。嘗聞其讚美天國。侈言上帝。追述幾千幾百幾十年之事。忽恍然知天下有所謂洋教。不僅周公孔子如來牟尼等也。今是書之有黃帝也。民國也。四千六百十年也。初不知其所以然。惟約略辨其爲洋人教會中之語而已。

老人既不以洋教洋人爲然。心頗恨之。且并洋貨而恨之。推而至於一切之事物景象。苟非彼所經見者。皆謚之曰洋。亦皆恨之。以爲非我先祖所傳也。非我先祖所傳。或足以傾覆我家而有餘。故恨之甚。而惡之如鳩毒。遠之如虎豹。且不獨

己身遠之。並使其子生而遠之。其子自有生以後。其心目中腦中之所有。正與其父自生以至彼年無二。卽謂之曰與其先祖自生以至彼年無二亦可也。

以老人之獠獠。其子之渾渾噩噩。夫人之顛顛預預。宜若非先世所遺。具可驅除於外矣。外物雖充斥。宜若望不得入白氏之門矣。顧事勢之來。乃適相反。蓋天下事至險極惡。皆能力戰得免。惟運會所趣。其勢滔滔。莫之能禦。老人先祖之所收入者。紋銀也。銅錢也。而今則非銀元銅元。更無他得。銀元內尙有墨西哥銀元一種。尤爲老人所最惡。而又爲老人所最喜。喜惡不可得而兩全者也。

老人日常無事。則以旱菸爲消遣品。其所以不吸水菸者。爲

烟具貴也。數年前。老人欲覓取火之石。以爇煙斗。夫人授之火柴。老人大驚曰。此何來者。此名洋火。吾家安可以用。夫人曰。不較便乎。老人恨恨擲之。仍覓得火石。錚錚然不三擊已燃。及烟紙。一吹口。一伸手。烟斗已融融發暖。一瞬之間。縷縷白烟已縈繞於髯頰間。老人曰。何如。吾亦不覺其不便。大凡汝曹亦染及洋人之習氣矣。然不久。老人亦已自棄其火石。而用火柴。其用之之故。則以彼夫人喜之。故矯其遺傳之性。以媚之也。

未幾。白氏之門。稍有洋貨出入。老人慮洋貨至之不已。而洋人亦至。以爲洋人苟來。吾家必無噍類。吾先人遺訓。無一語提及洋人者。何天公忽生洋人。以來擾吾天君。且使我刻刻

防範吾妻吾子。夫吾子猶可吾主也。設將來吾妻事事摹倣洋人。墮先緒而敗遺規。而吾又不能爲之主。其奈之何哉。其奈之何哉。

嗚呼。老人之抱此杞憂也。十餘年矣。人有言及洋字者。則搖手止之。防爲夫人聞也。人身有奇麗纖巧。意爲洋貨者。不令入其室。防爲夫人見也。蓋自時憲書之役後。驚心怵魄。坐臥不寧。一若洋人伺隙四旁。隨處即可侵入者。窮思所以禳免之法。不知礎潤而雨。月暈而風。老人一心拒之。而機會所乘。間不容隙。拒之無法。反適然迎之矣。

距此後數日。有三五里兒。因久不見其子。來其家與其子共玩一書。老人適逡巡至。檢視其書。美麗無倫。老人厲聲斥鄰。